

我想起国良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他的突然蹿出。

他突然蹿出很好玩。

他说的“红丹丹”也很好玩。国良是有趣的。

那时我们正在行走。

一辆辆车把我们送到农场场部，一个个学校的学生各自往分配到的连队走去。我们朝着砖瓦厂走，我们分到砖瓦厂。

我们都是被指派到了乡下的，虽然农场的这个乡下离上海不远，但乡下总归是乡下，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凝重，凝重也必定要往前走，还会不由自主走得有些雄赳赳，因为我们是那时的青年，青年得很像青年！

当芦苇荡里成群的野鸡野鸭被惊动了呼呼啦啦跃往天空，飞成前所未见的凌云之景时，我们新奇地仰头四望，脸上的神情骤然也都凌空飞翔了，眼睛里飘满云彩，甚至装下了天空，那一天，天气很好，秋意温和，你想愁闷，也只能阴转晴空。我们那时的年轻，是真正的善于“转基因”，自己转自己，天高云淡。

国良突然从我们左面蹿出。

他穿着长袖蓝T恤，那时不用T恤这个词，而是说线衫。穿蓝线衫的国良脖子后面挂着草帽，回力牌白球鞋，走得蹦蹦跳跳，像个文艺小分队队员。那时，每个中学都有文艺小分队，唱唱跳跳，千篇一律的旋律和舞姿，只雄壮不婀娜，热烈也傻乎乎。

他朝着我们喊：“革命的战友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咏牛截句

(二首)

高昌

耻随天马步云霓，数点牛蹄印野蹊。

宁爱寒山清水岸，乐披残月拓春泥。

银铃脆响出篱门，一笛清风淡绿痕。

醉嚼晴光芳草地，美它长住杏花村。

阳光透过悬铃木的橙黄枝丫，在路面上投下斑驳光影。我们绕过街角，沿着历史的脉络依次走过鲁迅存书室、内山书店、鲁迅故居、朱屺瞻艺术馆等地，踏上一场追寻“木刻”“诗歌”与“左翼文学”精神印记的旅程。

近百年的木刻艺术，不仅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还构筑起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史诗。1931年8月17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开办第一个木刻讲习所，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由此蓬勃兴起，进步艺术青年拿起刻刀，迅速地响应革命活动，将手中的版画作品变为唤起民众的号角和刺向敌营的匕首与投枪。那些黑白分明的画面，以刀代笔，力透纸背。艺术家们用最简朴也最强烈的形势，将劳苦大众的艰辛、民族的苦难与不屈的抗争刻入方寸之间。

诗歌分享环节里，每一首动人的小诗都编织成青春的不同样态，有初出茅

我们无人搭腔。

他又喊：“胜利就在前方，如果不怕坍招势，就在革命的大路上比一比怎么样？”“坍招势”的意思就是坍台的意思，坍台就没面子。上海话里这样的词五花八门。

他又喊：“小伙子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怕坍招势！”

他说完就往前跑，还不时地拨动一下路边的芦苇，芦苇“哗”地恢复原样，他很表演地回头又喊：“要加油啊，革命青年们！”

走在我旁边的朱震南说：“他的话哪能这么多啊！”我身后的陆儒泉对我说：“你应该考虑一下让他看看什么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震南和儒泉都和我不是一个班级，但是他们都知道我的速度，我在学校没有别的名气，但是速度是有名气的。我不只是短跑速度快，长跑的耐力也不那么平凡。

小青年，小伙子，都是很容易奔腾的，那时的我，更是一个容易浪花跃起的人。

我加快了节奏，根本不需要用跑道上的速度，革命青年国良已经跟在后面上疾走如飞，看着好像圆形的操场变直了，遥遥无限，看不见冲刺线，结果，你一拐弯，我们也一拐弯，就到了！”

很多年了，我一直记得震南的这一段话，像一首哲学诗。

后来我们都到了。

他们都回到了上海，震南当了一个工厂的厂长，儒泉当了高级工程师，都十分出色。国良和我们真的成了战友，都在砖瓦厂，也和我们在一个排。

举行誓师大会的时候，每所学校都要上去表示决心。那是一个决心和誓言都格外重要的年月，每一句话说出去都是蓝图，不用感叹号，逗号、句号也都是冲锋的战号！

震南代表我们学校。他当过大队长，总是说得稳重也恰当。

国良代表他们学校。他蹦蹦跳跳，热情洋溢，依然还是穿着蓝线衫、草帽、白球鞋。他说的最后一句

不久前，一个认识不久的粉丝朋友邀请我去长安大戏院看戏，京剧《秦香莲》。我从小受戏曲影响很深，我爸爸总是带着我去各个剧场看戏，而京剧看得是最多的。我知道京剧《秦香莲》是著名演员张君秋先生主演的。张派戏，听的是唱，张派特殊劲道的声音和不失婉转幽柔的行腔，还有剧中其他人物的精彩表演也是如虎添翼，马长礼的陈世美，裘盛戎的包公，那时候的强强联合打动过多少戏迷啊。而这次去长安大戏院，是多年以后再看舞台现场戏，很开心。于是，我又领略了一次《秦香莲》的魅力。

我的记忆中，最早的《秦香莲》是从评剧中来的，由妈妈的姐妹加同事、著名的评剧白派艺术代表人物小白玉霜阿姨演唱的。

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家里有妈妈演唱的《花为媒》磁带，我总是会放在录音机里听，每次听完全剧，后面就有一段《秦香莲》的“杀庙”，印象很深刻。小白玉霜阿姨的白派唱法和妈妈的新派唱法完全不同，各自都有鲜明的特点。小时候我总是随妈妈去剧场看戏，不但看她演戏，也看她排练，第一印象当然是妈妈的新派风格深入骨髓。但是每次听过《花为媒》，再听《秦香莲》，就会有一种别有风味的感受萦绕心头。那种凄凄哀哀、声音里似乎总含有泪水的缓慢悠长的唱腔，同样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后来我变得很喜欢听白派唱腔。而且我知道了，艺术是需要多层次的、变

会考入大学的，但是现在只是一个乡下的歌者，乐观地劳动，浪漫着忘记愁闷。

是的，震南、儒泉，我也总是会想念他们。一同的行走，穿林海，跨雪原。同住过一个寝室。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并不诗性的震南突然说：“你那天在路上疾走如飞，看着好像圆

形的操场变直了，遥遥无限，看不见冲刺线，结果，你一拐弯，我们也一拐弯，就到了！”

很多年了，我一直记得震南的这一段话，像一首哲学诗。

后来我们都到了。

他们都回到了上海，震南当了一个工厂的厂长，儒泉当了高级工程师，都十分出色。国良和我们真的成了战友，都在砖瓦厂，也和我们在一个排。

举行誓师大会的时候，每所学校都要上去表示决心。那是一个决心和誓言都格外重要的年月，每一句话说出去都是蓝图，不用感叹号，逗号、句号也都是冲锋的战号！

震南代表我们学校。他当过大队长，总是说得稳重也恰当。

国良代表他们学校。他蹦蹦跳跳，热情洋溢，依然还是穿着蓝线衫、草帽、白球鞋。他说的最后一句

话是：“我们一定要把砖瓦厂办成红丹丹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全场奔放大笑。国良快活地跑着下台。其实那也不算什么台，只比地面高出一点儿。那是一个简陋的食堂，台也是简陋的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矮台。

我们都坐在地上，没有凳子。国良坐在我前面一排。他回头朝我得意地一瞥，还很电影演员式地

挤了一下眼睛，我朝他笑笑，他不知道自己把“红彤彤”说成了“红丹丹”，后来，别人告诉了他，他就问我：“这一次是不是招势又坍光了啊？”

我说：“坍什么光，红彤彤、红丹丹还不是一样，彤是红，丹也是红，都是红！”他说：“那倒也是的！”

他很认真地问我：“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说成红丹丹？”我说：“肯定很多人都说成红丹丹的。”他说：“不过还是坍了一记招势！”

他说完便又嘻嘻哈哈，喜气洋洋了。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嘻嘻哈哈、喜气洋洋的人。

他小时候卖过棒冰，背着木箱沿街地喊：“光明牌老牌棒冰！”这是他们学校的人说的，不是他自己

回到戏曲

吴霜

化多端的、具备不同侧面的元素才好看。

如果说，《刘巧儿》《花为媒》是一种风格的代表作品，那《秦香莲》则是另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后来，我有机会看了全场的评剧《秦香莲》，便觉得这个戏成为经典是有理由的。非常重要的是《秦香莲》的故事很好看，这是一出打击无良权贵为贫苦冤屈的妇女出气的戏文。正是由于戏文的广泛流传，使得那个贪图权势而抛妻弃子的陈世美成了丧家犬、人们嘴里的大坏人。而戏文里为民除害的正义化身包公是受尽冤屈的陈世美发妻秦香莲的拯救者。戏的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贫困瘦弱的秦香莲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奔波千里来到繁华的京城寻夫，谁知道她的丈夫早已考中了状元，被富贵的皇姑招做了驸马，早已忘却他的受了灾害的家乡还有父母妻子儿郎。父母饿死，妻子带小儿女寻来投奔，他却彻底不认，为保富贵竟然派手下追杀，欲赶尽杀绝。为母则刚的女人愤而去找为民除害的黑脸包公做主，这可是民告官的典型啊。哪怕是驸马行权、皇姑阻挡、老皇后要横，那包公都丝毫不让，最终三口铡刀上台，六个武士横空举起可恨至极的陈世美快步走向法场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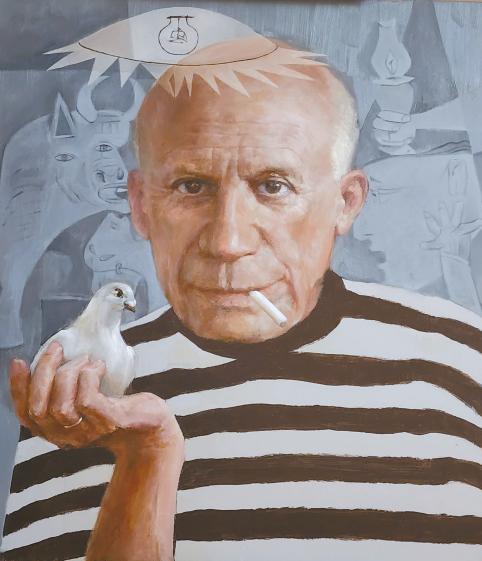
音乐和打击乐骤起，观众那个痛快啊，前面秦香莲所受的滔天委屈全被洗尽了。

据说《秦香莲》最初来自梆子戏，历史相当悠久，这个故事从明代就已经有了。最初梆子戏叫作《明公断》，后来改编成了评剧，成了小白玉霜的代表作。而后来的京剧《秦香莲》由京剧大家张君秋主演，还是从评剧而来的。这还真推翻了我的认知，开始我还以为是京剧在先评剧在后呢。我是孤陋寡闻了。

其实评剧《秦香莲》还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其中包公这个角色完善成就了评剧男声的声腔。因为过去的老评剧男生角色只有小生和小丑，没有生老和花脸声腔，《秦香莲》之后，由魏荣元担纲包公，学习借鉴了许多京剧花脸的唱法，戏中的陈世美角色也使评剧有了生老的色彩和痕迹。

在现场看了京剧《秦香莲》后，说实话，我觉得秦香莲这个角色似乎更适合评剧演唱，因为小白玉霜的低回婉转如泣如诉的歌唱真的很适合那个悲戚的角色，而京剧旦角的声音嘹亮清灵，总觉得有点不像那个惨悲的苦难女人的形象。但是京剧《秦香莲》由于声腔完整，满台各角色交相辉映，形成了多层次的深厚的戏曲表达。

再说一句，中国的戏曲是极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渗透着只属于中国的奇妙色彩。无论受到何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冲击，在我眼里，戏曲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



毕加索与和平鸽 (油画) 黄石

雪的呐喊

孙婕妤

呐喊。

那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呐喊，像人费尽力气吹起的喷呐声。它张扬恣意地灌入我的耳中。呐喊来自雪本身的消融，又汇聚于雪的凝结，它是雪在半空中的踢踏舞，干脆、利落。它不在乎被人听见，因此呐喊夹杂着明媚的笑声，与雪粒子一同掉落。

我看到，雪填平每一处沟壑，将平原变成雪原，起伏出迷人的弧度。

这是雪的主场。呐喊的声响更大，声音穿过我的头骨，震颤我的灵魂。我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与雪共鸣。神思被放逐至粗犷且深邃的自然中，宛如一根被时刻弹奏的琴弦。

我在雪雾中走出很远，远到朋友们在身后喊我，我也听不见。

也曾经听人说起过北方的雪，雪下得很大的时候，颜色是蓝色的。可他从没说雪会呐喊，或许听多了，便习惯了。

我们总是不擅长讲述一些习惯了的事情。

还好来了，不然这辈子也不会知道北雪会呐喊。高亢嘹亮的声音，在雪原上横冲直撞，没有什么能阻挡它。

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位北雪的听众。即使她一个人走在雪原上，每一步都深浅难测……

多伦路上的青春与左翼之光

同济大学 姚雯静

庐的激情和热血，有面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也有不为人知的失落与痛苦。大部分左翼文学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倾向，它们无一不代表着青春昂扬向上的那一面，以实际行动为革命事业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份决绝的革命浪漫主义，在殷夫的《别了，哥哥》中体现得最为彻底。他并非没有眷恋，诗中“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正是对兄长温情最后的回望。但他笔锋随即斩断柔丝，“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在血缘和信仰之间，他主动选择“向真理的王国进礼”，把自己生命奉献给民族革命事业。同样铿锵的誓言，回响在柔石的《战！》中。这首诗没有迂回，开篇便是“战！”的呐喊，

充满了“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的勇毅。诗行间奔涌着为子孙后代与锦绣山河而战的赤诚之心，它将青春的肉体视为射向旧世界的子弹，充满了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壮烈美感。

这种不存在退路的战斗姿态，正是左翼文学中最撼人心魄的浪漫核心。然而，百年之后，当代青年的课题不再是现实的民族存亡之危机，而是面对自我和人生的思索与探寻。韩国强老师的《车过安亭》《青春》与《看不见的旅行》等诗歌作品，细腻地描摹出当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既饱含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流露着淡淡的悲伤。但正如《青春》一诗的结尾，“此刻，青春不容迟疑，拥抱无边的你，其实也正拥抱着自己”。即便青春集结着不朽、速死、无上

和脆弱等特质，它都需要我们去拥抱它、理解它。

这次青年活动让我明白，左翼精神从未远离。它藏在多伦路的每一块砖石里，活在每一件木刻作品的刀锋下，流传在每一首进步诗歌的韵律中。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或许不再像先辈那样直面枪林弹雨，但那种对正义的追求、对弱者的关怀、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依然使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继承的宝贵财富。夕阳西下，结束这场文化之旅时，深秋的凉意已然袭来。但每个人心中都燃着一团火——那是左翼文化的精粹之火，温暖并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十日谈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听，青春在发声
责编：吴南璐